

古詩紀

王鳳洲
馮北海
兩先生彙訂

古詩紀

聚錦堂藏板

詩紀序

右詩紀前集十卷詩紀百三十卷外集
四卷詩話及識遺爲別集十二卷北海
少洲馮先生所纂輯也先生以雋才大
雅高步一時見世之爲詩者多根抵于
唐鮮能窮本知變以窺風雅之始乃渾
隋而上于黃軒凡三百篇之外逸文

斷簡片辭隻韻無不具焉秦漢而下詞
客墨卿孤章浩帙樂府聲歌童謠里諺
無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鳩藏齊諧虞
初之所志述無不蒐焉始事于甲辰之
冬集成于丁巳之夏歲凡十四稔先生
宦跡且徧四方矣遇通儒博士無不出
而訂焉驟見之編郡邑之載金石之刻

無不取而覈焉嗚呼先生之加意斯篇
其可謂勤且篤矣方甲辰始事先生時
守河中維與分讐之列茲當告成敢續
言于末簡曰詩之道尚矣夫人哀樂之
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永言嗟嘆成文諧
音蓋自結繩之代已固然矣然情以人
生文由代變古诗自宣尼刪後罕有存

者其軼文畧備于斯是以質文之變莫
得而詳焉漢風所宗造端蘇李東京揚
其流波建安備其氣質逮于江左托意
虛玄繼以齊梁綺縟陳隋輕艷而詩之
變極矣中間作者若張蔡曹劉潘陸顏
謝江沈徐庾莫不虎視蛟騰抗心特異
思以駕前賢之逸軌障當世之頽瀾然

而繁音曲節每變益工品格風標沿時
遞下豈所謂聲音之道關乎世運者耶
代歷既遐流風寢沫後之學者莫得涉
其津涯先生于是會萃遺失裒爲成書
詩以人系人以代分代以時次火齊明
月的礫錯陳鏞磬祝啟翕如並奏使藝
林之士因詩考人因人論世得以繹祖

述之淵源第古今之優劣獵皇王之菁
華而窮性術之變化也豈不偉哉

明興詩人承宋元餘習頗乏遠調弘治
間北地李先生獻吉始以唐風爲天下
倡一時人士宗之文體一振焉及其敝
也株守名家矜其學步千金帚斯不
遠覽之過爾余故謂先生是編之集大

有功于雅道云

嘉靖戊午夏五月癸丑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承事郎河中張四維撰

詩紀序

嘉靖中故光祿卿北海馮惟訥氏集古詩
諸三百篇之所逸而不載至孔子沒而逮
秦者凡十卷漢十卷魏九卷吳一卷晉二
十四卷自是而南宋十一卷齊八卷梁三
十四卷陳十卷北則魏二卷齊二卷周八
卷復合而為隋十一卷外集四卷則仙真

神鬼之什焉人各叙其略與詩之所繇作
矣已又采昔人之所統論及品藻雜解辨
證而復志其遺凡十二卷合之而名之曰
詩紀共得百五十六卷惟訥竭生平之精
力為此書書成而御史甄敬刻之陝西行
臺其刻既不能精又無為之校訂者承急
之誤相屬益至萬曆中而古鄆吳琯氏

其鄉人謝陸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
相與讐校而瀆刻之金陵大約吳氏居其
賁而謝氏陸氏俞氏與其力其書遂完好
無遺憾屬不佞貞序之序曰昔者孔子刪
詩三百篇諸國之風皆在焉而亂以雅頌
復戒門弟子何莫學夫詩而謂其可以興
可以羣可以怨遠邇之事君父而至於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在所不廢迨孟氏而
亦歎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於是孔子之
門弟子遂尊之為經而不敢以他有韻之
言並蓋千餘年而河汾王氏出而慨然以
西漢魏宗廟之音及曹劉以下之所詠撰
刪而叙之以續三百篇之後天下後世群
起而攻之曰僭自王氏之為僭而天下後

世卒不敢以其詩而望三百篇嗟乎雅頌
固無敢論而諸國之風寧盡有出於情而
必止於禮義者夫子故不盡廢之今試取
漢魏之合者而較國風之稍離者亦寧至
大徑庭且夫時代之汙隆風俗之敦衰與
政事之得失物情之變異可約略而得之
即孔子生河汾其所取舍與王氏不可知

要之未必不為王氏刪也然自三百篇之外遂無一完什而虞夏之際其時固太樸不斲然治而為明良喜起亂而為五子之歌世豈無一二興者必至殷周而稱始孔子既沒而為七國其人固日尋于干戈無暇及篇什而亦豈無一二可傳者必至於漢而稱始且區區夷僭之楚侏離鳩舌尚

有屈宋之徒為之抒發其文藻而齊魯之
褒衣博帶賓筵雅歌又豈無一二能賦者
而乃竟寥寥也毋亦孔子之前故有之而
不為太師之所采因而有未睹者乎三百
篇之所捨與孔子之後其為詩者佚於兵
燼於秦火而不存乎抑亦竹簡漆書卷帙
重大為之既難而守之又未易以致此寥

寨也漢之興竹更而縑鳥足更而筆篆更
而隸若稍易矣而非有富勢大力者不能
為以故不獲周藏於闌闔而極於舟車之
所至自唐而逮五季始以五經子史之屬
書而登之木付之剞劂而後授墨焉母之
體一而子之用數百千同文之化遂徧於
四海今馮氏能盡鳩古詩之逸興漢魏以